

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叁

下

剑气珠光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叁

下

剑气珠光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三回 巧获明珠芳心思侠举 急追莽汉匹马到荒山

秀莲听了就问说：“他这样铺张声势，毕竟是怎样的居心呢？”郁天杰微笑道：“姑娘还不明白？张玉瑾他岂是个甘心吃亏的人，他这样干完全是为将来报仇。他的仇人非他，就是姑娘你和李慕白。据我想，他们现在是人多势众，姑娘你的人单，但得不到开封去，还是不去才好！”秀莲却连连摇头，心里思索着事情，并不说话。

郁天杰又与孙正礼谈起李慕白来，孙正礼说是李慕白一定死了，郁天杰却半信半疑，因为他与李慕白并未见过面，究竟李慕白是怎样一个人，他也不知道。只是那个为李慕白帮过许多次忙的爬山蛇史胖子，郁天杰倒深知此人，并说去年曾有朋友自山西来，听说史胖子还在山西一带厮混。

谈话直到黄昏，便用了晚饭，晚间很早就睡眠了。到了次日，孙正礼带着他的钢刀，到城里去游玩饮酒。俞秀莲在这里并未出门。郁天杰夫妇带着两个孩子，寄居在岳家，他岳家的人口也很简单，只是岳父母和一个内侄。郁太太的娘家兄嫂都在朱仙镇住着，在那里开着买卖。俞秀莲虽然是一位风尘侠女，但是她跟这家庭中的妇女也很谈得来，郁天杰对于师妹的身世，俱所深知，如今见着师妹这样能干、和婉，他心中也不胜惋叹。午饭以后，不觉到了三点多钟，孙正礼回来了，就

催着郁天杰带着他们到西边什么土山上，去找那姓杨的比武。郁天杰却说：“不要忙，昨天订的是四点钟，现在咱们若早去也是见不着他。”秀莲也说：“待一会儿再去，难道还怕他们今天爽约吗？”孙正礼却不耐烦，提着刀到院中去练。

约莫快到四点钟的时候，郁天杰才说：“咱们应当去了。”又嘱咐孙正礼到时不可莽撞，但得不伤人，便不要伤人。孙正礼哽了一声，他便在前走着，秀莲提着双刀，跟随郁天杰在后。郁天杰指点着路径，往西走了不到三里地，便到了一座大土山之前，那土山高约六七丈，上面还有人家居住。郁天杰就指着说：“这就是曹操坟，在彰水一带，像这样的大土山共有七十二个，每座都须百十个人工才能堆成，却没有一个人晓得曹操的尸骨究竟埋在哪座坟里。”郁天杰像谈掌故似的这样说着，孙正礼却不愿听，他提着刀，围着土山都找遍了，却不见那姓杨的前来。孙正礼见姓杨的没有来，他就急躁着说：“那小子不敢来了吧？”郁天杰说：“咱们且在这里等他，大概还不到时候。”于是秀莲就在地下铺了一块绸帕，坐在地下等着，仰面望着天际飘浮的一团一团的白云，心里却预拟着少时怎样应付姓杨的。孙正礼却跑往土山上张望去了。

待了半天，忽见远处有一匹黑马跑来，郁天杰就向秀莲说：“姓杨的来了！”此时孙正礼也提刀由土山上跑了下来，秀莲先赶过去，拦住孙正礼说：“他既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是由我一人与他决斗，孙大哥你不可上手。”孙正礼说：“师妹你歇着，交我去斗他。”秀莲就急躁着说：“昨天言明是我与他决斗，你如何又来胡搅？难道你怕我俞秀莲斗不过他吗？”孙正礼见师妹急了，就吓得也直翻大眼睛，不敢作声，郁天杰将孙正礼拉在一旁。

此时那姓杨的人已催马来到临近，秀莲手提双刀迎将过去。姓杨的跳下马来，顺手由鞍内抽出单刀，便向秀莲说：“且不要动手，先容我说几句话！”于是姓杨的把马牵到旁边野地里，他又过来向秀莲说：“今天我是为朋友的事赌气，你我素无深仇，彼此伤了倒不好，可是你是一个女子，我们也不必比拳，只在刀下留点神就是了！”秀莲道：“我也并不是要杀害你们，只是要叫你们把镖店还给我郁三哥。”姓杨的微笑

道：“只要你赢了我，我必叫张庆将你们的镖店奉还。只是，今天是我一个人来的，你们若是公道人，就不可叫别人也上手！”秀莲点头说：“那是一定！”遂回首嘱咐孙正礼说：“孙大哥，可千万不准帮助我！”孙正礼一手叉腰，一手提刀，点了点头。

这时那姓杨的与秀莲摆好了架势，秀莲的手下丝毫不让人，嗖的一声蹿奔上前，一刀削顶，一刀截腰。姓杨的却闪身躲开，刀尖朝上向上挑，将秀莲右手的刀磕开，然后向右进步，单刀斜劈下来。秀莲闪身，依然用右手的刀敌对方的兵刃，左手的刀去取对方身子，一步紧一步，毫不放松。对方若换个别人早就不能招架了，可是那姓杨的刀光如电，左右上下全都能顾得到，竟使秀莲无隙可乘。旁边郁天杰看着，不禁钦佩，孙正礼的眼睛也看得直了。

这时两个人三口刀战得难解难分，只听锵锵钢锋相磕作响，嗖嗖电光夺目，二人越逼越近，胜负生死立即就要判定。孙正礼忍耐不住，将要奔过去帮助秀莲，这时忽见由东边一匹马飞驰来到，马上的人张手大喊道：“快停住！快停住！不要打了！”姓杨的急忙退后几步，回头去看，只见骑马来的是他的朋友。这里秀莲也收刀扬目去看，原来马上的人却就是前日在邯郸城内相遇，叫了自己一声的那个人，不由心中十分纳闷。

这时孙正礼走过来，他就问说：“怎么，那小子是不敢打了？”秀莲说：“且看他们商量什么，他们若是两人一齐上手，那时孙大哥你也可以来帮助我。”孙正礼点点头，连同郁天杰全都直着眼看那边的二人谈话。只见那二人所谈的事似乎十分紧要，声音十分低微，但是神色都十分紧张。

那个骑马来的人是探着头握着拳，像说得很快，姓杨的人越听越变色，忧郁的眼睛落下泪来，然后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就把手中的刀交给那人拿着，他徒手走过来，向俞秀莲抱了抱拳，面上露出惨笑来，说：“俞姑娘，我们不必较量了！我是北京人，久仰姑娘的大名，昨天今天两次交手，我更看出姑娘的武艺不凡，心中实为敬佩。现在我因身边出了紧要的事情，不能再向姑娘请教，姑娘如若必要与我计较，那我

只好认输了！”

秀莲见这姓杨的态度忽变，不由十分诧异，赶紧问说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来到这里比武，原是你的主意！”姓杨的点头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昨天的事实是我的不对，但我现在绝不敢与姑娘再交手了，回去我就叫张庆将镖局交还。但是张庆现在受伤颇重，须要宽他几天的限才好！”

这时郁天杰也过来劝解，就说：“既是这位杨兄，应得将镖店还我，那今天就不必再比武了。”孙正礼笑着说：“你既然怕了我们，就赶紧跑回家去吧！还跟我们啰唆什么？”

那姓杨的见孙正礼这样污蔑他，他也不敢还言，只是很恭敬地请求秀莲说出叫张庆让出镖店的期限。秀莲就说：“限他三天，叫他搬出去吧！你千万嘱咐他，除了他们的随身东西，人家家里的原物一概不准带走！”姓杨的连连答应，遂就向秀莲及孙、郁二人，一一抱拳，便牵过他自己的那匹黑马，上了马，随同找他来的那个人就双骑如飞，往东去了。

这里秀莲站在原地不住地发怔，她向郁天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胜负未分，忽然姓杨的又不愿意斗了？”孙正礼笑道：“大概他是自觉着要输了，借着那个人找他来，他就下台。谁管他！反正三天之内，他们若交还镖店便罢，若不交还镖店，咱们再找他去，那时无论再说什么好话，咱也不能依了！”

秀莲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看这姓杨的并不是打不过我，而且刚才那人也是我在邯郸见过的，他跟姓杨的一说，姓杨的立刻就变色落泪，大概他们真是突然发生了什么紧要的事情，所以他无心再与我比武了。”旁边郁天杰说：“据我想，一定是这姓杨的案子犯了。那个人给他来送信，叫他快些逃走，所以他不敢再耽误工夫。”秀莲听郁天杰这个猜度，倒还似合情理，只是心中仍不免怀疑。

回到郁天杰家，秀莲心中仍然揣测着这件事，同时钦佩那姓杨的刀法精熟。孙正礼今天没得上手，而且秀莲向他发了一回怒，他未免有点心里不痛快。郁天杰这时却颇为高兴，他向秀莲说：“我看那姓杨

的是个义气汉子，他说三天以内交还镖店，大概不能是假，姑娘和孙大哥若有急事，还是不必在此多待了！”秀莲却摇头说：“我们的事虽然也刻不容缓，但是三哥这里的事若不办完，我们就是走了也不能放心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。”孙正礼说：“姑娘的脾气跟我师叔是一样！”这句话又使秀莲想起她的先父，心中一阵难过。

此时孙正礼饿了，催着郁天杰赶紧给他们预备饭，郁天杰便又去催他的妻子。孙正礼一个人坐在院中的一块石头上，想着此次跟着师妹出来办事，处处被她拦阻，不许自己任着性儿去干，实在是别扭，因此就想以后遇事要独自下手，只要秀莲不知道，自己就不去跟她商量。想了半天，便粗声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。这时饭做得了，孙正礼就到屋中，与郁天杰和秀莲在一起吃饭。秀莲见孙正礼两道浓眉紧皱着，就晓得他是犯了脾气了，不禁暗笑。

孙正礼喝了两盅酒，又跟郁天杰说他怎样大战金刀冯茂，言下意气勃勃，真恨不得再遇见一个对手，大战三百回合。接着他又想起冒宝昆，就拍着桌子大骂，说：“我孙正礼的武艺，不是夸，就是师父现在还活着，他老人家也得夸奖，可就吃亏了我的心眼太实，不会那些奸狡虚诈，要不然，我怎能上了冒宝昆那小子的当！”秀莲和郁天杰全都在旁微笑，并不理他。

这时外面的天色就黄昏了，忽然郁天杰那个内侄跑进屋来，向秀莲说：“俞大姑娘，外边有个姓雷的来找你！”秀莲听了，不禁一怔，说道：“姓雷的？我并不认识这个人！”郁天杰的内侄说：“他说他是镖店里姓杨的派来的”孙正礼一听就把酒盅一摔说：“我出去看看是谁！”当下他大踏步出屋去了。俞秀莲同郁天杰不放心孙正礼，便也一同到门外。

这时天际还残留着些黯淡的霞光，还能看得出对面人的模样，秀莲就见来找她的这人，正是那次在邯郸相遇他叫了自己一声，今天又给姓杨的送信，劝姓杨的停止争斗的那个人。孙正礼就厉声问：“你找我师妹有什么事？”那人却很和气地说：“是姓杨的叫我来的，有几句话要对俞姑娘当面说！”秀莲就问：“有什么话，你对我说吧！”那人仰面看

了看秀莲，就说：“还是进里面谈去好，因为……”秀莲也觉得此中的事情大有可疑，遂就说：“那么你就请进里面来谈吧！”那人连声答应：“是，是。”便随着秀莲等人进门。

到了屋内，那人也不坐下，就说：“那姓杨的已然走了，他已与张庆说好，后天就将镖店交还，一切东西到时请郁三爷当面点收。姓杨的因为感念姑娘对他的好处，特地叫我来道谢，并有一点儿礼物请姑娘收下！”说时他手摸着怀里，眼睛却望着孙正礼和郁天杰，仿佛那礼物不能当着别人献出来似的。

孙正礼在旁却生气说：“我师妹不要你什么礼物，你小子也不必掏出来了！”

秀莲此时却十分觉着奇异，便摆手说：“我不要别人的礼物。只是，那姓杨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为什么说我对他有恩？今天比武未分输赢，他为什么忽然又不愿意打了？”

那人却嘴里嚅嚅的，欲语复止，他就由怀中掏出一个红缎子小包儿来，脸上似是很惊慌的样子说：“他……的名字，我也不大晓得，我们也相交不久，现在……就是他感念姑娘对他家的大恩，无法报答，才叫我送来这礼物，绝不是什么恶意，求姑娘收下……”

话才说到这里，秀莲却劈手将那红缎子小包夺抢在手，孙正礼上前一把将那人揪住。秀莲打开红缎包儿一看也不胜希奇，原来是四颗樱桃大小的珍珠，秀莲不由越发惊疑了。旁边郁天杰把蜡烛点上。

此时那人反倒不害怕了，他就连忙摆手说：“不可声张，什么事我都细说，千万把街门关上！”秀莲此时也神情十分紧张，赶紧叫郁天杰把街门关好。孙正礼这时也吓怔了，他把那人放了手。

那人低声说：“这屋里没有外人，我说出也不要紧。那姓杨的不是别人，他就是姑娘在北京搭救的那个杨小姑娘的哥哥杨豹，他外号人称单刀杨小太岁！”此时秀莲一听那姓杨的就是杨小姑娘的哥哥，同时他也就是盗了宫中珍宝的单刀杨小太岁，就不禁惊讶得变色，赶紧将手中的四颗珍珠包了起来。

那人又说：“我叫雷敬春，我与杨豹在五年以前便相识，那时他正

在鄆师县陈百超之处学艺。后来他回到北京去，我们才不常见面。可是我知道他那个人志气很大，十多年前他父亲母亲同时被人害死，他时刻不忘复仇！”

秀莲低声严肃地问：“他这珍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雷敬春悄声说：“就是这珠子要紧，姑娘你听我慢慢说！这珍珠是两年之前，杨豹无意中得来的。杨豹从他陈叔父学成武艺之后，他就回到北京，住在他爷爷杨老头儿之处，他就叫他爷爷指点仇人，好替他父母报仇。他爷爷倒是把仇人的姓名告诉他了，可是又嘱咐他不要再去报仇惹祸。杨豹假作答应，可是他时时在访查仇人的下落，后来居然被他打听出来了，他那仇人现在江西做着知府。他回到家里，就同他爷爷商量，因为他爷爷手中颇有点积蓄，他想要些路费，好往江西去报仇。可是不想他爷爷不愿叫他去惹祸，一个钱也不肯给他，并且骂了他一顿。他无法只得起意偷盗。白天在城里卖花，探听出来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家，他就在夜间前去偷盗，偷盗出一些银票和这样的珍珠共四十九颗。银票他不敢拿出行使，就想把珍珠卖了好作路费。他先给两个朋友去看了，不料那两个朋友一看，就吓了个半死，原来这珍珠不是别物，正是宫中大内所失的珍宝。那时京中正为此兴了大狱，柏侍卫、德啸峰、杨骏如，还有许多权贵之人，那时都正押在刑部监里！”

雷敬春说到这段话时，声音特别的小；孙正礼却直眉瞪目，现出十分惊讶的样子；郁天杰也变了色，仿佛大祸将要临在他的头上；秀莲却咬着嘴唇，心情很紧张地在听着。

雷敬春又说：“这东西只要被官人一查出来，便是灭门的大祸，所以杨豹不敢再拿出手来了。同时他爷爷也似乎知道他得来些意外之财，因为杨老头儿年轻时也是久走江湖，看得出来他孙子的神色可疑，所以就怕受他连累，将他驱逐出了家门。

“杨豹那时手中只有些庄票和珍珠，并没有现钱，他无法，只得到了天津，将两颗珍珠卖给了一家玉器局。他置了行李便南下寻仇，路上结交了几个江湖朋友。那时我正在沧州给人家护院，我们相遇后，他便把手中几十颗珍珠的事对我说了，并求我帮助他到江西去，为他

的父母报仇，我便答应他了，并带着他到了吴桥县，见着那里的华大纲。杨豹又将珍珠卖给了华大纲两颗，华大纲派了两个人做他的助手，我们一共是四个人，就由吴桥南下。

“杨豹因恐他自己做的这些事连累他的家中，所以绝不肯在外露出他的真名字，因此江湖上只晓得他叫单刀杨小太岁。但是也不知什么人给传出了风声，江湖人多半已晓得他身边怀有四十多颗稀世珍宝，便都要打劫他。第一次是在徐州，遇着花豹子于彪，带着五六个人拦截我们，交手不几回合，杨豹就将于彪杀死。第二次是在淮北固镇，遇着凤阳府的谭二员外，他带着二十个人拦截，但也不是我们四个人的对手，杨豹又杀死了谭二员外。

“由固镇南下，在六安县境，又遇着颖州的著名镖头猛张飞鲁二，带着五六十人向我们拦劫，吴桥华大纲所派的帮助我们的那两人，全都丧了性命，我的臂上也负了伤，但杨豹英勇绝伦，结果他杀死了鲁二，将我救走……”雷敬春说到这里，他喘了一口气，旁边孙正礼却赞道：“好杨豹，是个英雄！”

秀莲听了杨豹所遇的这些事，心中也觉得很紧张，同时明白了杨家被害的原因，刚待发问，就听雷敬春又接着说：“我在霍山县养了一个多月的伤，伤愈后又往南走，直到了江西吉安府。到了那里一打听，那里的知府是宁大人，却不是害死杨豹父母的仇人。杨豹的仇人名叫贺颂，早于二年前迁官江苏去了。

“我又随着杨豹往江苏去，路过大胜关，又遇见静玄禅师的大弟子江边虎萧崇友，和镇江的镖头唐如璧，也要抢夺杨豹的珠宝。杨豹与萧崇友争斗两日，才将萧崇友杀伤。我们又兼程北上，后来一打听，他那仇人贺颂也没在江苏。杨豹无法，只得又带着我到河南来，因为贺颂是河南人，可不知他住在哪一县。各处去打听，也没有下落，杨豹就住在开封张玉瑾的镖店里，可是开封是个大地方，杨豹在那里不容易隐身，又换了几个地方。

“今年紫毛虎张庆在此夺了镖店，因张庆是吴桥县华大纲的徒弟，与我早就相识，所以就把我们邀请前来。可是杨豹虽然住在这里，但

他因身负重案，不敢出门，什么事都要由我，还有两三个人，打听出来报告他。直到现在快到三年了，贺颂仍然没有下落，杨豹父母的大仇还是报不了，不想北京他的家里却又遭害了！”

雷敬春说了这些话，似乎疲乏了，同时又似为他朋友的事发愁，就不住咳声叹气，旁边的俞秀莲就说：“现在听你一说，我才明白那杨老头儿是为什么死的。杨豹在两年前杀死过凤阳谭二员外，这回一定是那谭起谭飞兄弟二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！”

郁天杰在旁感叹道：“杨豹未寻着他的仇人，人家反倒寻到他家把仇报了。这种江湖上的冤冤相报，真是太可怕了！”

此时雷敬春却发了半天怔，他赶紧问说：“俞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杀死杨老头儿抢走杨大姑娘的人，是那谭家兄弟呢？”秀莲冷笑着说：“原来你都不知道？”

雷敬春叹说：“我哪里知道！杨豹自离家后，已将三载，他在外面奔波，但时时关念着家中。去年他写了一封信，叫我送到他家里去，我就到了北京，在永定门外找着他的家，见了他爷爷。可是那杨老头子的脾气极为古怪，一见我是替他孙子送信的，他就把信扯碎了，把我也骂走了。我就回来见了杨豹一说，杨豹也十分难过，但他仍然不放心家中，就叫我到北京去住，一半替他打听那贺颂的下落，一半照顾他的家眷。可是我虽又往北去了，却不敢在北京居住，我就住在涿州刘七太岁之处，时常暗暗到北京去看看他们，见那老头儿带着两个孙女卖花度日，也过得很好。

“不料中秋节后两日我在涿州忽然得了信息，说是杨家出了变故，我那时惊慌极了，赶紧到了北京一打听，才知道是中秋节的那天早晨，有几个强盗到杨家，将老头儿杀死，把大姑娘抢去。多亏有俞姑娘见义勇为，才把老头儿葬埋，把杨小姑娘安置在德宅。其余的事我可都知道了。当日我赶紧骑马南来，给杨豹送信，在路上又遇着几个朋友，难免有些耽误。

“那天在邯郸城内，忽然遇见了俞姑娘。本来我没见过姑娘之面，可是因见俞姑娘的马上带着双刀，我就有点生疑，遂贸然叫了一声，果

然俞姑娘就一回头，可是我还不肯过去招呼。后来我就赶路南来，大概是我的马走得慢，今天下午才来到这里。到了镖店，就见张庆负了伤，杨豹却出去与姑娘比武去了，我当时慌极了，赶紧又骑马跑到曹操坟前，把杨豹叫开，详细告诉了他家里的事，所以杨豹立刻就哭了。

“因感念俞姑娘对他家的大恩，他宁可认输，也不敢再和姑娘比武。他本想向姑娘再问问他家中的事，但又不愿叫姑娘知道他就是杨小姑娘之兄，所以他一回到镖店，就骑上马往北京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嘱咐张庆在三天之内交还镖店，并交给我这四颗珍珠，叫我给俞姑娘，却不可说出他就是单刀小太岁杨豹。现在姑娘逼得我没有法子，我才把这些事通盘告诉你！”

秀莲听完了雷敬春这些话，她心中只是沉思，孙正礼却哑着嗓音说：“杨豹这小子不报我们的恩，倒要跟我们比武！他弄来这四颗珠子给师妹，他娘的，这不是报恩，这简直是栽赃！这几颗鸟珠子，害了我德五哥，还要害我师妹吗？师妹快还给他！”旁边郁天杰也劝秀莲说：“这珠子是大内所失之物，咱们千万不可收留！”

雷敬春却急得头上出汗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千万不要错会了意，杨豹他实在是一番好意，他觉得俞姑娘对他家的大恩，他无法报答，才这样办。他的珠子共有四十九颗，只卖了四颗，其余的全都没动，他永远随身带着。若不是姑娘对他家有那样的深恩，无论是什么人，一颗他也不肯给呀！现在那宫中失宝的案子早就没有人提了，姑娘收下不要紧！”

秀莲想了半晌，便将四颗珍珠收藏在怀内，旁边郁天杰却不住吃惊。孙正礼对于这件事，他可不佩服秀莲了，不由暗暗地撇嘴。秀莲却正颜厉色地说：“珠子我收下了，将来你若见着杨豹，无论如何，不准叫他把珠子动用，并说我还想跟他见一面，有许多话要说。我同我这孙大哥此番南下，也是为他家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已侦查明白了，杀害那杨老头儿的就是凤阳谭家弟兄、冒宝昆和花枪冯隆等人。那杨大姑娘确是叫花枪冯隆给抢走，听说是送到张玉瑾那里去了，所以我们才来寻她。现在杨豹他若是到北京去，也是一点儿事情办不了，不如你趁

着他才走了不远，赶紧去追他，叫他回来，我们愿帮助他到开封去救他的妹妹！”

雷敬春一听这话，立刻吃惊地赶紧说：“怎么？杨大姑娘是叫冯隆抢走了，送到张玉瑾那里去了？这我可得赶紧把杨豹给追回来！现在他走了不远，顶多也就到了马头镇。”孙正礼说：“对，你快把他追回来。你告诉他，他回来不用干别的，只去救他妹妹好了，那花枪冯隆由我姓孙的对付！”秀莲也说：“快点把杨豹找回来，叫他先来见我！”雷敬春连连答应，拱手向秀莲等三人作别，他就急匆匆地出屋去了，郁天杰出去跟他开门。

少时郁天杰进到屋里，就向秀莲说：“姑娘不该收下他这四颗珍珠，这东西在手里是个祸害，叫江湖人知道，一定要暗算你。若叫官人查出，那立刻就能翻大案。”孙正礼也说：“师妹你在江湖上行走，又不用怎么打扮，可要这珠子干甚？出了祸，你连北京也不能回去了！”

秀莲却微微冷笑，说：“孙大哥跟三哥你们都不要管，等雷敬春把杨豹找回来，我准把他手中所有的珍珠全数要过来！”孙正礼和郁天杰听了姑娘这话，齐都不禁面上变色，尤其孙正礼，他简直看不起俞秀莲了，就说：“好师妹，你就等着杨豹要珠子吧！明天我一个人到开封斗冯隆、张玉瑾去！”

郁天杰怕他跟秀莲争吵起来，就赶紧用话岔开，向孙正礼说：“孙大哥你还吃饭不吃了？”孙正礼摇摇头说：“不吃了！气也气饱了！”此时秀莲忽然瞪起眼来，向孙正礼说：“孙大哥你是跟谁生气了？”孙正礼翻着大眼睛说：“师妹，我没跟你生气就完了！”旁边郁天杰不由笑了。

只见秀莲微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们别以为我是贪上了这几十颗珍珠，我要这件东西却是别有用意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觉得孙正礼是个浑人，自己不喜欢对他细讲，遂说，“将来到了北京，你们就知道了！”孙正礼也不明白秀莲话中的深意，他生着气坐了一会儿，便回到郁天杰给他预备的那间屋里睡觉去了。

少时郁天杰的妻子进屋来把杯盘收拾去，秀莲又同郁天杰谈了半天话，秀莲就说：“杨豹既然走了，那张庆身上受了伤，他绝不敢不将镖

店交还。郁三哥等到后天，将镖店收回，就凡事忍耐，不要与人再争气才好！”郁天杰连说：“把那房子收回来，我也不保镖了，这回我为紫毛虎所欺，名头都已丧尽，而且手脚都成了残废，我还保什么镖？我想将来把那些家具和马匹出卖了，作为本钱，我就开个客栈，比保镖还能多赚钱呢！”秀莲点头说：“那也很好！”少时郁天杰回屋睡觉去了。

这里俞秀莲把屋门关闭上，就取出那四颗珍珠来，在灯下仔细观看：珠光莹莹圆洁可爱。难得的是，四颗珠子全都一样大小，这种东西若到旁的女子手里，一定要爱不释手，想着怎样做装饰品；但秀莲见此，丝毫不想据为己有，却发出一种强烈的念想，因暗叹道：这珠子不知杨豹是如何得来的，德啸峰为此被黄骥北和那张总管陷害，几乎将身家性命断送，远发了一趟新疆，现在虽然全家团聚了，可是就因为这些珠子尚无下落，恐怕旧案重翻，以致他日夜寝食不安。回想自己从宣化出来，那时是孑然一身，无所适从，因为在延庆神枪杨健堂之处遇着德啸峰，德啸峰便将自己延请到北京，住在他的家中。一二年以来，有如一日，他夫妇永远对于自己是恭敬诚恳，自己虽屡惹祸，并有时犯脾气，但他们夫妇从无怨言，总是关切而且尊敬。至于银钱财物更不知用了他家多少，无论自己想起什么事来，只要叫仆妇传过话去，他们夫妇立刻就给办到，并且有时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周到。人家对我这样的深恩厚义，我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报答呀……

想到这里，秀莲姑娘不禁落了几点比珍珠还光洁、还宝贵的感激之泪，又想：江湖上的人，报仇者最多，报恩者极少，我俞秀莲宁可舍去张玉瑾及何三虎等的冤仇不报，也应拼出性命去报德啸峰夫妇的厚恩！因拟想，此项珍珠共有四十九颗，天津玉器局的两颗，吴桥华大纲的两颗，都因案发，被官方起去了；连同我这里的四颗，统共八颗已有了下落。其余的四十一颗，都在杨豹的手中，明天若是雷敬春将杨豹找回来。我就向他说明此事，从他手中将所有珍珠全都要回来。然后就叫杨豹自寻他的胞妹，我却轻身回到北京，设法深夜到宫中去，将珍珠全数呈还，那时不但盗案除，德啸峰的三载沉冤也就全都昭雪了。想到这里，秀莲就觉得胸头沸滚热血，认为此事比什么事全都重要。

当日思索了半夜，方才熄灯睡眠。

到了次日，秀莲专等待雷敬春将杨豹找回来，孙正礼却十分闷闷，沉着一张铁锅似的黑脸，不大爱跟郁天杰、俞秀莲二人说话。在院里练了一回刀，他就提着刀出柴扉去了。郁天杰瘸着一条腿，急急忙忙地追出，问道：“孙大哥你要干什么去？”孙正礼回过头来说：“我吃饭去！”郁天杰问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吃？”孙正礼笑了笑，说：“家里的饭不好，我去到酒馆里喝点酒吃点肉。”

郁天杰似乎不信他的话，又赶忙近前两步，问说：“你喝酒去，可干什么拿着这口明晃晃的刀呀？”孙正礼说：“我拿着刀你也不放心？倘若走到北关，遇见紫毛虎那些人，他们再跟我打架可怎么办？手里没有家伙不得吃亏吗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能给你惹祸就完了。”郁天杰点头说：“那么孙大哥你就去吧，可千万快点儿回来。”孙正礼笑了一笑，提着钢刀就走了。少时用毕午饭，不但那雷敬春没有把杨豹追回来，连孙正礼也不见回来，秀莲和郁天杰全都十分不放心。

待了好大半天，忽然孙正礼由外面跑了进来，手提着钢刀，气得脸上黑中透紫，他不等进屋，就大声嚷嚷着：“紫毛虎那群忘八蛋，他们一声不言语全都跑了，镖店里的东西，他们什么也没给留下，全都给拐跑了！”

秀莲赶紧把他叫到屋里，问他详细的情形，旁边郁天杰急得都流出泪来，孙正礼就嚷着说：“刚才我去喝酒，从镖店门口过，就见大铁门关得顶严，我心说：那一群忘八蛋都死净了？我问了问旁边的人，都说里头没人啦。我就气极了，跳进墙去一看，他娘的，什么东西都光了，连窗户屋门都给摘去了。墙上还写着几个字，写着孙正礼的名字。你们快去看看去！”

郁天杰跺脚长叹，说：“那镖店的东西多半是我父亲留下的，只那几匹马几辆车，我置的时候就用了一千多两银子，想不到如今一下全都完了。”说时不住擦眼泪。秀莲气得粉面发紫，她就说：“郁三哥，咱们去看看去！”

孙正礼依旧气愤愤地说：“这一定是紫毛虎那群忘八蛋，杨豹叫他

交还镖店，他气不出，索性把东西都拐跑了，他们到别处再开去。都怨师妹你昨天又跟他们讲理，给他们三天的限，他们才由着性儿，那时你要依我，杨豹一认输了，咱们当时就把镖店要回来，叫他们立刻滚蛋，哪还有这些事？”

孙正礼一面抱怨着一面出了柴扉，提刀在前面走，郁天杰和俞秀莲在后跟着他。郁天杰是紧皱着双眉，秀莲是满胸的愤怒，同时后悔昨天不该因见那杨豹懂得情理，便对紫毛虎张庆那些人也宽容了搬出的期限，所以孙正礼抱怨她两句，她就忍气不言。可是禁不住孙正礼这时抓住理了，他一面走，一面抱怨上没完，他说：“师妹，你不信服我吗？什么事你都要拦着我，仿佛觉着我什么都不成。其实，我五爪鹰也跟随师父多年了，江湖上这些忘八蛋的脾气我都知道，只能跟他们要粗的，不能讲客气，师妹，你不听我的话吗！”

他这样撇嘴瞪眼地不住抱怨，秀莲实在忍受不了。当时秀莲止住脚步，气愤愤地说：“不错，我就不信服你。你既然跟我一同出来办事，你就得听我的话，你若是不愿意，就赶快回北京去当你的镖头，我用不着你。这次是你自己愿意出来的，并不是我请的你！”

秀莲说出这话，孙正礼的脸上跟紫茄子一般，他张着大嘴刚要与秀莲争论，却被郁天杰推了一把，说：“孙大哥，你喝醉了？你还敢跟师妹闹脾气吗？”孙正礼却咚地跺了一下脚，粗重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得啦！师妹，我不敢惹你。冲着死去的师父，你就是拿双刀杀我，我都不敢还手！可是师妹你要叫我回去，我可不干，我不救杨大姑娘，我还得斗一斗花枪冯隆跟冒昆堡小子呢！”郁天杰又向秀莲劝解，秀莲冷笑了笑，三个人依旧向前走去。

到了北关，就见那安阳镖店的大门依然紧紧闭着。郁天杰推了推，推不开，就回首向孙正礼问说：“刚才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孙正礼说：“我是怎么跳墙进去，就怎么跳出来的。”旁边有些个闲人就说：“里边没人了，昨天晚上里边就咕咚咕咚的乱响了一夜，今天一清早，天还没怎么亮，紫毛虎张庆那些人就牵马套车，行李刀枪，连桌椅板凳全拉着，他们就往西跑去了。有两个人从里面把大门关上，后来又跳墙出

来，凶横极了，他们说谁要是把这事告诉姓郁的去，等他们回来就要谁的命！”

郁天杰听了这些话，他又气又急，身子都不住地颤抖，就向孙正礼说：“孙大哥你先跳墙进去，把门开开，咱们进去看看！”孙正礼就一手提刀，飞身上墙，随后跳下去开门，先是听得咕咚咕咚仿佛搬石头的声音，半天，孙正礼才从里面用力把两扇大铁门拉开，气愤愤地说：“你们进来看，这里边还有什么！”郁天杰同俞秀莲进门一看，只见真是凄惨，所有的东西全都没有了，屋门和窗子都成了黑洞，只有两只沉重的马槽他们还没带走，地下杂乱，尽是一些稻草和马粪。郁天杰心痛得摇头叹气，脚步都迈不开。

秀莲四下去看，只见在马棚下的黄土墙上，用白灰写着歪歪斜斜的几行字，赶紧走近去看，只见写着是：“俞秀莲、孙正礼、郁天杰，三个小辈，你等知之，我紫毛虎太爷走了，你若不服，可到太行山去见我，去者英雄，不去者匹夫。”郁天杰站在秀莲的身后念了出来，气得孙正礼抡刀向墙上乱砍，他又瞪着眼睛向秀莲说：“师妹，现在咱们就追紫毛虎去，直追他到太行山，你去不去？”秀莲说：“现在我不能去，无论如何我也得等着那姓雷的把杨豹找回来，然后再说。”孙正礼一听这话，他就不禁一撇嘴，提刀转身走开。

这里郁天杰正要再往别处去查看，忽见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，向郁天杰行礼说：“郁三爷你看那伙强盗多么可恶！”郁天杰一看，见此人原是自己手下的伙计郎小三。紫毛虎夺了镖店之后，他就在紫毛虎手下当镖头，在路上有时遇见郁天杰，他就扭头不理，并且背地里还骂过郁天杰。如今忽然他又前来巴结，郁天杰一见郎小三，不由脸色一变，心中十分生气，想要叫来孙正礼骂他一顿，可是又想于他的口中可以探听出些事来，于是就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来了！今天他们在这里搬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郎小三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，要不是我拦住，他们还要放火呢！我那时本想要给郁三爷去送信，可是他们把大门关住了，我若一跑，他们当时就能把我杀死。那伙人简直是强盗，郁三爷你还得小心，他们那